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

王劭二

舍利感應記別錄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于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于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于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旛幢香花音樂種種供養彌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其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序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禮懺焉有青雀狎于衆內或抽佩刀擲刀布施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剎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

應者別錄如左

恆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歷檢行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無比道俗官私並悉共聞及有老人姚金名瓚患鼻不聞香臭出二十餘年于時在衆亦聞香氣因即鼻差至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空裏即雨寶屑天花狀似金銀碎薄大小間雜雰雰散下猶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曁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鼎映日時即將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衆十萬餘人並見俱獲又剎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麤如蜂火熛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漢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繞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寶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即遣行參軍王亮于先奉

獻皇帝開花于寶屑內復得舍利三顆甚大歡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許土裏忽有真紫色光現須臾遂滅其土即有黑文雜間成篆字書云轉輪聖王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于地下得一瓦銘曰千秋萬歲樂未央

觀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蓋其日午時現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內發願禮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須臾之間即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銀花遍滿城池其花大者如榆莢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日復有一黑狗耽耳白胷于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腳見人行道即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即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

吹噓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當衙之時看人男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知從何而來

泰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至八日大動

兖州表云敕書分遣起塔已瑕丘縣普樂寺最爲清淨即于其所奉安舍利已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即經營已爲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瑪瑙五色相雜紋彩煥然復于其裏開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水表裏洞朗鑒人等鏡其送舍利使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于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及佛皆隨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巳時漆龕板後娑羅樹遂并彩佛像衆僧師子等形午時塔上

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與石壁基文申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爐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罏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每日恆聞

晉州表云舍利于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衆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已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琉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即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形影復出變動輝煥于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麒麟一師子一魚二餘並似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后函變作玉及瑪瑙其后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幷有仙人麟鳳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淨業共州官人量度基由時忽有香氣氛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已示大衆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即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丈又下后函忽有白雲圓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匝閉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鏁閉舍利于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衆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即走告寺主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梵頭陀僧淨滔于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爲諸道俗受菩薩戒衆人見羣魚行隊遊水首

皆南出佀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爲魚受戒然水内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循行如佀聽法

拙州表云舍利已三月四日到州官等于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二日治剎行道舍利于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佀像形或佀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遶舍利遶瓶行道或隱或顯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親見驚嘆號咽佛騰寺内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一佛像長二尺餘坐于蓮花趺坐又已二菩薩侠侍長一尺餘從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内形相非常又鑿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豎牽橫畫隨鑿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内放光遍照衙内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患腰脚、不堪出行、其日聞舍利欲到、合寺䠶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持出戶、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此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競趣歸依、瘂者能言、攣躄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琉璃、內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筞表送奉獻、

莫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腰脚攣躃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禮拜發願、即得行動、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州共所部送城縣市院、先有古井、掘由來鹹苦、水色黃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于塔內放赤色光、六月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花、目驗紛紛然、狀如細雪、不落于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

懷州表云、舍利于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有一雄雉飛來函側、心閑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曾無驚畏、河內縣民楊遵將已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敕使沙門靈粲卽與受戒、其雉向師佀如聽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無容籠繫、卽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廟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縱復無人處、或闊四寸、或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官人道俗並悉共見、八日至午時、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于瓶外、巡迴數帀、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惠徹等
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僧粲
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惠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照露帳
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于僧房
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
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復見青赤雜色光于寺復有
一老母患腰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
拜于大衆裏見舍利光腰即得差舍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于漢王寺內安置至二十三
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絕
焰在佛堂東南神光照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于
是福增迴念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垂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于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已

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焰起其后斑駁又類瑪瑙潤澤炫燿光侶琉璃至四月一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焰庭眾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后現文彩瑞像有菩薩光彩紛藻又侶眾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識者眾實難詳審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書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三日初夜于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辨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后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齊見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荊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開雨花、旋風不落、衆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炤現聞異香氣雲開出音、自然鐘聲、及自讃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鵠遊塔上、

莒州舍利未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炤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瘂者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然析解、用書石函、

杭州舍利山開掘基得自然石涌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頂烏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躃者能行、大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旛向內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犂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湧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州得一舍利放光佛香爐煙氣又類蓮華黃白色
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寺州公廨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來如香氣氤氳沙門及經生道俗等並悉俱聞當夜雨寶屑天花芭蕉枝葉櫻櫚莖幹土人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遶梁椽衆僧覩見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琵琶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仁壽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

九日赴慈善寺爲慶光齋僧眾至寺讚誦旋繞行香欲食空裏微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威奉獻京城內勝光寺模得陝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婆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已後在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即發不止晝夜城治道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闐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者照動羣心悲喜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目絹素模將去者或上幾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闢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仁壽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銀花香氣甚異無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靈瑞總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內見華樹二度五色雲擁地得鳥石函變異八婆羅樹樹下見水一臥佛一三菩薩二神尼函內見鳥三枚金華興雲成輪相自然旛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舍利在

陜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數大通寺善法寺闕業寺並見光明。雅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華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赤，尋卽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果樹及北坡草木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得馬，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閿鄉縣玉山鄉民杜化雲鑁下忽出一鳥，青黃色，大如鶉鶵，行塔內，安然自處，執之不恐。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當爾專于舍利塔內獲非常之鳥，既自出處，爲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奏。五色雲再現：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到陜州城南三里澗，卽有五色雲從東南變起，俄爾總成一蓋，卽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滅，當時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雲從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林郎韋範

大都督楊昇、及官民等竝同觀矚、其雲少時即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閉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于前者、道俗竝聞、石函內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婆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共崤縣令鄭乾意閿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侯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內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亂起、其張備等揺與更向北面乾意以衫袖拂拭、隨手向上、即見婆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于西面外、以水澆洗、即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竝有水文、于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韋範初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擁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

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西面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並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層上有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于后內並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巳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巳後色漸微滅道俗覩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裏映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並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午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旛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爐如霧漸欲向上至于日所卽遶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圓圓翳日日光漸卽微闇如小盞許在外周帀次第已雲爲輻其輪及輻並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卽明淨復于塔院西

北牆外大有自然旛蓋亦有見旛蓋圍繞舍利者當時謂有人挺旛供養至下舍利訖其旛蓋等忽即不見于時道俗見者不少至戍時司馬張備等見塔上有青雲氣從塔內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文林郎韋範大興寺僧曇暘入裏就看備共韋範等並見流光向西北東南二處流行須臾即滅（廣弘明集十七）

述佛志

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游而已此之所言髣髴于佛石苻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己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己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黔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愼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

所失求之淡也已矣〈廣弘明集二引隋王劭述佛志云出齊書案今所見蕭子顯齊書無此篇隋志古史類有王劭齊志十卷蓋道宣所據也〉

房彥謙

彥謙字孝沖清河東武城人家于齊州魏東義陽行臺景先族曾孫仕齊爲州主簿隆化中進治中入周不仕開皇七年授承奉郎尋遷監察御史除長葛令仁壽中選鄀州司馬大業初去職尋徵爲司州刺史從征遼東監扶餘道軍左遷涇陽令卒官至唐以子玄齡貴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諭張衡書

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悍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祗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于天夤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

夙夜畏天之威、曰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叛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曰詔命、不遑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于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豈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曰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安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

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王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競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于民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于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于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于己非宜，卽加擯壓；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于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樑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

我大隋、何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爲務、河朔彊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註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徧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日變嚴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贛、不知忌諱、(隋書房彥謙傳、北史三十九)

劉子翊

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仕齊為殿中將軍，開皇初，除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入為侍御史，仁壽中，為新豐令，大業中，除大理正，擢授治書侍御史，從幸江都，為丹陽留守，陷于賊，遇害，年七十。

駮劉炫繼母不解官議

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傷尊之地，于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

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旣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攷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毖于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于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

而出是爲叛子于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
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
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
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
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
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
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
薄也至于兄弟之子猶子也私呢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
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
得爲如律云準枉法者但準其罪以枉法論者卽同眞法律以弊
刑禮以設教準者準擬之名以者卽眞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
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
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

宅、呂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于本生、名義之分、有虧于風俗、徇飾非于明世、强媒蘗于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隋書劉子翊傳、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云云、事奏竟從子翊議）

張公禮

公禮、恆山九門人、仕北齊長兼開府行參軍、歷周入隋、未詳、

龍藏寺碑

竊以空王之道、離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來、斯故將喻師子、明自在如無畏、取譬金剛、信畢竟而不毀、是知涅槃路遠、解脫源深、隔愛慾之長河、開生死之大海、無船求渡、既似龜毛、無翅欲飛、還同兔角、故以五道八解、名教攸生、二諦三乘、法門斯起、撿麤攝細、良資汲引之風、挽溺陷深、雖得脩行之致、若論乾闥之城、皆安芭蕉之樹、盡空、應化詎眞、權假鹽實、釋迦文非說□之□、須菩提豈證果之人、然則習因之指、安歸、求道之趣、奚向、如幻如夢、誰其受苦、如影如響、誰其得福、是故維摩詰其諸佛智、燈□之坐斯來、舍利弗盡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故知業行有優劣、福報有輕重、若至凡夫之聖人、天堂之與地獄、詳其是非、得失、安可同日而論哉、往者四魔毀聚、六師謗法、拔髮翹足、變爲吞麻、李園之內、結其惡業、竹林之下、亡其善聚、護戒比丘、翻同霜草、持律□□□箒霜蓮

慧殿仙宮，寂寥安在，珠臺銀閣，荒涼無處，離離綴彩，寍勞周容，含合奏曲，詎假殷八，我大隋乘御金輪，晃旒玉藻，上應帝命，下順民心，飛行而建鴻名，揖讓而升大寶，匪結農軒之陣，誰假湯武之師，稱臣妾者，遍于十方，弗遇蚩尤之亂，執玉帛者，盡于万國，無陷防風之禍，斯乃天啟至聖，大造區域，垂衣化俗，負扆字民，昧旦紫宮，終朝青殿，道高羲燧，德盛虞唐，五福咸臻，眾貺畢集，低茹出月，搖蓮含風，沈璧觀書，龍負握河之紀，功成治定，神奉益地之圖，于是東暨西漸，南徂北邁，隆禮言洽，至樂云和，感天地而動鬼神，辯尊卑而明貴賤，而尚勞己亡倦，求衣靡息，豈非攸攸黔首，垢障未除，擾擾蒼生，蓋纏仍擁，所召金編寶字，玉牒綸言，滿封盈函，雲飛雨散，慈愛之旨，形于翰墨，哀愍之情，發于矜抱，日月所照，咸賴陶甄，陰陽所生，皆蒙撫養，故能津濟率土，救護溥天，協與羣迷，扶導羣藝，潤茲法雨，使潤道牙，焼此戒香，令薰佛慧，脩第壹之果，建最勝

之幢拯既滅之文匡已墜之典忍辱之鎧滿于淸都微妙之臺充
于赤縣豈直道安羅什有寄弘通故亦迦葉目連聖僧斯在龍藏
寺者其地蓋近于燕南昔伯珪取其謠言□□水毋恤往而得
寶窺代常山世祖南旋至高邑而踐祚盧王北出登望臺而臨海
青山斂霧綠水揚波路款晉而適秦途通□而指衞宋女之落矩
步非遙平原之樓規行非遠尋派避世彼亦河人幽閑博敞良爲
福地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使持節左武衞將軍上開府儀
同三司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世業重于金
張器識逾于許郭軍府号爲飛將朝廷稱爲虎臣領袖諸□冠冕
羣儁探賾索隱應變知機著義尚訓御之勤立勳功事勞之績廊
廟推其偉器柱石揖其大材自馳傳莅蕃建旗作牧招懷□逸錫
復逃亡遠視廣聽賈琮之案冀部賞善劉惡徐邈之處涼州異軫
齊奔古今一致下車未幾善政斯歸瞻彼伽藍事□草創□奉敕

勸奬州內士庶壹萬人等共廣福田公爰啟至誠虔心徙后施逾奉蓋櫃等布金竭黑水之銅罄赤岸之玉結瑠璃之寶口飾纓絡之珍臺于是靈刹霞舒寶坊雲構崢嶸繆葛穹隆譎詭九重壹柱之殿三休七寶之宮彫梁刻桷之奇圖雲晝藻之異白銀成地有頻悉覺之談黃金鏤楯非闕句踐之獻其內閑房靜室陰牖陽窓圓井垂蓮方疏度日曜明璫于朱戶飛芳卉于紫墀地映金沙似遊安養之國簷隱天樹疑入歡喜之園夜漏將竭聽鳴鍾于寺內曉相既分見承露于雲表不求床坐來會之眾何憂口然飲食持鉢之侶奚念粤己開皇六年歲次鶉火莊嚴粗就庶使皇隋寶祚與天長而地久種覺花臺將神護而鬼衛乃爲詞曰

多羅祕藏毗尼覺道斯文不滅憑于大造誰蘊種智誰壞煩惱猗歟我皇賓弘三寶慧燈翻照法炬還明菩提果殖救護心生香樓竝構貝塔俱營充遍世界弥滿國城惸彼大林常迷向術於穆州

后、仁風遐拂、金粟施僧、琛纓奉佛、結珠胄宇、構瑣起笙、鳳口槃日、虹梁入雲、電飛窓戶、雷驚椽棼、綺飾金鏤、縹壁椒薰、綈錦亂色、丹素成文、髣髴雪宮、依稀月殿、明室結幌、幽堂啟扇、臥虎未窺、蹲龍詎見、帶風蕭瑟、含烟葱蒨、西臨天井、北拒吾薊、川谷苞異、山林育材、蘇秦說反、樂毅歸來、鄒魯姚俗、汝潁懃能、惟此大城、環畀所踐、疏鐘嚮度、層盤露泫、八聖四禪、五通七辯、戒香恆馥、法輪常轉、開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題寫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之口

碑舊拓本　案金薤琳琅八有此文多識數非闕每六五字非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宇文愷

愷字安樂，朔方人，遷居京兆，周初以功臣子封雙泉伯，進封安平縣公，歷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大象中加上開府，隋受禪，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別封甑山縣公，及遷都，領營新都副監，後拜萊州刺史，坐兄忻誅除名，及建仁壽宮，授將作大匠，拜仁壽宮監，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煬帝即位，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進位開府，遷工部尚書，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康，有東宮典記七十卷，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

奏明堂議表

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

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展字盡妙思于規摹凝睟冕旒致子來于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樸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于殘亡購冬官于散逸總集眾論勒爲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

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諸儒所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樸略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

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所觀其趣或是不然謹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復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

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已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

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

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辯綜注云複重廇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已前未有鴟尾其圓牆璧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于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叉執政復改爲九室遭

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于郊質于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于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 隋書宇文愷傳

奏定皇太子輅

案宋大明六年、初備五輅、有司奏云、秦改周輅、創制金根、漢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輅、雕飾略同、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于東儲、在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輅、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時沿古、于禮爲中、觀宋此義、乃無副車、新置五輅、金玉同體、至象已下、卽爲差降、所以太子不得乘金輅、欲示等威、故令給象、今取周禮之名、依漢家之制、天子五輅、形飾竝同、旒及繁纓、例皆十二、黃屋左纛、金根重轂、無不悉同、唯應五方色以爲殊耳、若用此輅給于太子、革木盡皆不可、何況金象者乎、旣製副車、駕用四馬、至于金輅、自有等差、春秋之義、降下以兩、今天子金輅、駕用六馬、十二旒、太子金輅、駕用四馬、降龍九旒、制頗同于副車、又有旌旗之別、幷嫡皇孫及親王等輅、竝給金輅、而減其雕飾、合于古典、臣謂非嫌、隋書禮儀志五、（皇太子輅古者金飾、宋齊以來竝乘象輅、宇文愷梁此奏、制曰可）

宇文慶

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周初受業東觀歷都督遷衛王府掾建德中進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平齊進大將軍封汝南郡公歷延州寧州總管大象中進上大將軍加柱國隋受禪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出爲涼州總管徵還卒于家

奏錄文帝龍潛時言表

臣聞智謀造化二儀無已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于胸襟運奇謀于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眷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失尋惟聖慮妙出蓍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 隋書宇文慶傳

王誼

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周初爲左中侍上士，遷御正大夫，拜雍州別駕。武帝即位，授儀同，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平齊，授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宣帝初，出爲襄州總管。靜帝初，轉鄭州總管，拜大司徒。開皇初，進封郢國公，後以怨望賜死。

奏駁蘇威減功臣地給民議

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隋書王誼傳

來和

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周初爲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洹水縣男。大象中，拜儀同。隋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進位開府。有相經四十卷。

上表自陳

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

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慙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隋書來和傳　北史八十九

元壽

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魏邵陵王玫孫。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中改封儀隴縣侯。隋開皇中授尚書主爵侍郎，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少卿，出爲基州刺史，徵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即位，已從平漢王諒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拜內史令，進右光祿大夫，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道卒，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諡曰景。案周書別有元壽，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鄀州刺史，封安樂縣公，非即其人也。

奏劾劉行本韓徵之等

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

命其子捨危懼之職爲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敎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徽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曰爲非豈闕理識謹案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綱紀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殞辱聲譽恥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已狀聞其行本徽之等請付大理

隋書元壽傳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産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又見北史七十五通典二十二

皇甫績

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遷小宮尹宣政初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宣帝時轉御正下大夫靜帝初加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隋受禪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及平陳拜蘇州刺史遷信州總管卒謚曰安

遺顧子元書

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于唐虞，弃干戈于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爰有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于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虛僞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吕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附書皇甫續傳，高智慧等作亂，蘇州民顧子元應之，子元素感續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續遺子元書

衛玄

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記室，遷給事上

士襲父爵興勢公轉宣納下大夫建德中拜益州長史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領京兆尹宣帝時以忤旨免大象中檢校熊州事隋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尋拜嵐州刺史檢校朔州總管事入為衛尉少卿仁壽初拜資州刺史除遂州總管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遷工部尚書拜魏郡太守入為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拜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拜京兆內史留守京師加右光祿大夫唐兵入關歸于家義寧中卒年七十七

屯軍金谷埽地祭高祖

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為虵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誓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隋書

衡玄傳

高熲

熲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蓨人。仕周為齊王憲記室參軍，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遷下大夫。建德中，進開府。大象中進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隋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拜左衞大將軍，遷左領軍，加上柱國，進封齊國公。免，尋除名為民。煬帝即位，拜太常。大業三年坐謗訕朝政誅。

奏請計戶徵稅

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恆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于所管戶內計戶徵稅。隋書食貨志

奏誅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

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隋書

宇文述

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本姓破野頭周武帝時起家拜開府歷左宮伯英果中大夫封博陵公改封濮陽大象末超拜上柱國進封褒國公隋受禪為右衛大將軍拜壽州總管歷太子左衛率煬帝即位遷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從幸江都卒贈司徒尚書令諡曰恭

奏殺廢太子諸子

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勳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隋書宇文述傳

奏誅斛斯政

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

段文振

文振北海期原人仕周爲宇文護中外府兵曹建德中授上儀同封襄國縣公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大象中入爲天官都上士文帝以爲丞相掾及受禪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加上開府遷鴻臚卿後爲石河二州刺史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岡縣公江南平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遷雲州總管入爲大僕卿仁壽初坐事除名後拜大將軍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進位右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道卒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曰襄

請遣啟民可汗出塞表

臣聞古者遠不閒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策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强則反噬

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臣量之必爲國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長策也隋書段文振傳又北史七十六

從征遼東疾篤上表

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効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又竭强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隋書段文振傳

令狐熙

熙字長熙敦煌人仕周爲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歷小駕部職方下大夫襲父整爵彭陽縣公及武帝平齊進位開府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隋受禪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封河南郡公加上開府拜滄州刺史徙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及行臺廢授幷州總管司馬後徵爲雍州別駕進長史遷鴻臚卿兼吏部尚書判五曹尚書事拜汴州刺史徵拜桂州總管改封武康郡公坐事鎖詣闕道卒

請解桂州總管任表

臣忝居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近能順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隋書

令狐熙傳

鄭譯

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北齊光州刺史述祖從孫周武帝時為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尚梁安公主歷御正下大夫太子宮尹賜爵開國子坐事除名宣帝即位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復坐事除名大冢宰中文帝矯詔復召為內史上大夫尋拜柱國相府內史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進上柱國及受禪廢歸第復授開府隆州刺史徵還復還岐州刺史開皇十一年卒諡曰達有

樂府聲調六卷又三卷

答蘇夔駁七調

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厤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

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隋書音樂志中）

又與蘇夔議

案今樂府黃鍾乃以林鍾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淸樂黃鍾宮以小呂爲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黃鍾宮以黃鍾爲調首淸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徵（隋書音樂志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三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牛弘

弘字里仁本姓尞安定鶉觚人仕周爲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轉納言上士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襲父允爵臨涇公宣政初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隋受禪遷散騎常侍祕書監拜禮部尚書除太常卿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煬帝即位進位上大將軍改右光祿大夫大業六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有集十二卷

上表請開獻書之路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于庖羲文字生于倉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于王庭肆于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

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厯、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埽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

倍于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内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勖定魏内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用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蓺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

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于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采訪，驗其本目，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于三王，民黎盛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

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于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隋書牛弘傳北史牛弘傳又見御覽六百十九

奏請定典禮

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遥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遑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

前經革茲俗弊。隋書禮儀志三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部曰可

奏著喪紀令 開皇初

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親以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帢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內不得置金銀珠玉。通典八十四

奏請修緝雅樂

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蓋猶古之韶也；禮容生於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薦于太宗

之龢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之廟暨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並宗于韶至明帝時東平獻王蒼文德舞爲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以爲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于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爲昭業樂武德之舞爲武頌舞文始之舞爲大韶舞五行之舞爲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並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案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並繫于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樂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賀循爲

太常循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以具鍾律太元間破苻永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于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並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長子盡獲苻氏舊樂垂息為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于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以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為韶舞宣業舞為武德舞據韶為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于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

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有次請修緝之以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 隋書音樂志下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由是牛弘奏

奏請雅樂定

臣聞褒桴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邃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知鏗鏘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于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符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無復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于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

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爲一代正樂、具在本司、隋書音樂志下、十四年樂定、牛弘、姚察、許善心、虞世基、劉臻等奏、

依古制修立明堂議

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

制下同字當作曰

后氏世室堂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同寢不論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

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撥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竝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其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

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尺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

橑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碑、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

上圓下方五經異義係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雝者何禮記盛德篇

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淸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制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于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

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牖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于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隋書牛弘傳文見北史七十二

樂議

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爲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

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乃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隋書牛弘傳又北史七十二

更共姚察許善心劉臻虞世基等詳議

後周之時以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舞雲門以祭天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舞咸池以祭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舞韶部以祀宗廟馬融

曰圜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圜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干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先儒解釋旣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以其爲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案東觀書馬防傳太子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以爲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于十月爲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爲辟雍隸太學隨

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已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鍾均、食舉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為宮、亦已明矣、計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以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以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案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為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為律、陰管為呂、布十二辰、更相為宮、始自黃鍾、終于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為宮者、十一月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以大呂為宮、正月以太簇為宮、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即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為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于夾鍾、餘方各以其中律為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于夾

鍾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鄭玄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爲曲。今以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若斷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以外徵羽角，自爲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隸于衆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以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隋書音樂志下，牛弘及祕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

又論六十律不可行

謹案續漢書律厤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于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閒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

其子宣頗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知爲準施紹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閲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吕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于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宫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隋書牛弘傳 北史七十二

又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曰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吕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

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監荀勖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淸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勖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須改之北史七十二案張溥本有同律度量議據隋書律厤志上周宣帝時達奚震與牛弘等議定編入達奚震文

全隋文卷二十四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督糧道署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楊素

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齊尚書令愔族孫仕周爲宇文護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宣帝卽位襲父敷爵臨貞縣公大象中爲汴州刺史拜大將軍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免尋拜信州總管還荆州總管進封郢國公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進尚書右僕射仁壽初遷左僕射煬帝卽位遷尚書令拜太子太師大業二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卒贈光祿大夫太尉謚曰景武有集十卷

謝煬帝手詔問勞表

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積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閈，豐沛子弟，高位重餼，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于疏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尚榮枯候時，況臣有心，實自效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戰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據蕩山東，陛下拔臣于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稟平亂之規，蕭王赤心，人皆以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齎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戀懼，五情振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隋書楊素傳漢王諒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

奏劾王誼

臣聞喪服有五親疏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麤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朔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于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隋書王誼傳高祖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奉孝未幾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

奏張胄玄劉孝孫所剋日食事

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剋而食尚不得其時又

不知所起，他皆無驗，胄玄所刱，前後妙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孫所尅，驗亦過半。隋書律曆志中。張胄玄與劉孝孫共短張賓曆，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

滕王綸罪議

綸希冀國災，冒爲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星運之始，四海同心，在于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于前，子逆于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爲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隋書滕王綸傳：王誼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命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云云

衛王集罪議

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隋書衛王集傳：憲司奏集惡逆罪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素等云云

爲蜀王秀作檄文，置秀集中

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隋書文帝四子傳 又北史七十一）

柳弘誄

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周書柳慶附傳）

楊玄感

玄感素子開皇中以父軍功授儀同加上開府大將軍仁壽初進柱國出爲鄭州刺史轉宋州刺史大業中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因遼東之役發兵反敗死

屯兵尚書省誓衆

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于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隋書楊玄感傳）

與樊子蓋書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于桐宮霍光廢劉賀于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任旋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于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塡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且鞠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泫言無所具隋書

楊玄感傳

柳彧

彧字幼文河東解人寓居襄陽梁末隨父仲禮歸周爲宇文護中外記室出爲寧州總管掾建德中爲司武上士轉鄭令隋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屯田侍郎遷治書侍御史拜儀同三司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中坐事除名煬帝即位徙敦煌徵還道卒

上周武帝表

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于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已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于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已聞隋書柳彧傳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

上隋文帝表

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于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隋書柳彧傳，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

諫文帝親裁細務疏

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

下求賢逸于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 隋書柳彧傳

奏劾唐君明周喪娶庶狄士文從妹

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

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匹遂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隋書柳彧傳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刺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彧劾之二人竟坐得罪

奏禁上元角觝戲

臣聞昔者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粧車馬塡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由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于化實損于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樂敢有

犯者、請以故違敕論、隋書柳彧傳

高熲子應國公弘德申牒請戟判

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門外既設、內閤又施、隋書柳彧傳

達奚震

震字猛略、代人、

鍾律用鐵尺議

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攷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遺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厤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于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于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

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復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依文據理有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定彌合時宜至于玉尺累黍以廣為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範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于理為便隋書律厤志上周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云云未及詳定高祖受終

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西魏度支尚書兼司農卿綽子仕周開府入隋歷納言封房公開府儀同三司

奏薦柳莊

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北史）

柳昂

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周司會慶族子仕武帝爲大內史封文城郡公進開府大定中拜大宗伯隋受禪加上開府出爲潞州刺史

上文帝勸學行禮表

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爲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已至于此覽世

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散流蕩亡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時則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執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旻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頹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爲政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爲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奬策從政蕃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于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非遠。隋書柳昂傳

柳莊

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仕後梁爲太府卿入隋歷給事黃門侍郎

出爲饒州刺史。

奏刑法宜合常科

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

梁毗

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從伐齊爲行軍總管長史除幷州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受禪進爵爲侯拜治書侍御史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徵散騎常侍大理卿仁壽初進上開府煬帝卽位遷刑部尚書攝御史大夫

以忤旨憂憤卒。

奏劾劉昉

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糵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為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隋書劉昉傳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

劾楊素封事

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于積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

斧鑕（隋書梁毗傳北史七十七又文苑英華九百九十八所載僅百字末有謹疏二字）

樂運

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八世孫周天和初爲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入爲露門博士建德中除萬年縣丞超拜京兆郡丞靜帝初左遷廣州滍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有諫苑四十一卷

上周宣帝疏論喪禮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周書顏之儀傳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時爲京兆郡丞上疏不納又見北史六十二王軌附傳）

上宣帝疏諫數赦

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于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肆姦宄之惡乎周書樂運傳又北史六十二

輿櫬上書陳宣帝八失

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況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

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

女用實後宮、又詔俊同召上女、不許輒嫁、賣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未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

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卽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于是、今宿衞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

五曰高祖斵雕爲樸、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

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

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熳、士民從役、祇爲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

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諳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誤、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采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

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滅脂撤懸、未盡消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

見周廟不血食矣周書顏之儀傳北史六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五終